

南都赋

南阳作家杂志

11

作品·品享

在草原

金品·小说

□曾 臻

寐语 (选篇)

□张鲜明

一过塞罕坝森林,漫无际涯的草色就扑了过来。这内蒙古高原南缘上的千里草原,不是平阔野旷风吹草低的那种,而是一波一波一叠一叠连天伏涌的丘陵草原。萋萋碧草波涌着一直浸染到海蓝的天穹里……

三百多年前,康熙皇帝将这里辟为“木兰围场”,每年秋八月间在此行“秋狝之典”,“处承平无事之时而不忘武备”。丘陵草甸间,营帐棋布,战马嘶鸣,猎犬吠吠。惨烈的“乌兰布通之战”康熙征伐噶尔丹,鲜血染染了这万顷绿碧。

而今,这里安详宁静,只有风、云朵、草和花儿。六月,是所有生命汁液最为丰沛的时节,生命在季节里急切地扩张着,吸纳着,孕育着热烈的欲望,将熟未熟是一年中最激情的季节。

游客们换乘上四驱越野车,冲浪般驶入草原深处,沿着丘陵草原间两道土黄的车辙驰奔。风呼呼的时紧时轻,大片大片的云团在蓝得透明的天空里自由舒卷。云裳镶着金银的光边,拽着云影从丘陵草甸上飘过,披上山头,朗翠的山头顷刻染成了墨绿水色,湛湛如潭。云影飞过,又豁然明丽,格外葱翠。风是有色彩的,草追随着风一起一伏地舞动,风就将光镀在了草叶上,草便有了墨绿青碧嫩黄的闪动。风与云就这样自由放荡地在这辽阔的丘陵草原上率性地泼洒着最为纯粹的天地之色……

我们被放逐到丘陵坡谷大片的野草花里。草色遥看鲜碧连天,近前却疏疏浅浅,茎不盈尺,可它接近了人的情感温度,搔着你的脚面。据说,塞罕坝草原上野花品类繁多,每隔十天半月就会凋谢换新一茬,这里的花令不会是应着温情的二十四番花信风开的吧?在这绵延起伏的辽阔里,东南西北风横吹,金莲花、银莲花、鸽子花、

细叶白头翁、草芍药、干枝梅、野罌粟、野百合……该开的就开了,该凋的也就凋了。游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不定碰到什么花开。

我走进花草丛里,张目望去,一片粉紫。这是一片开得诡艳的狼毒花,在这个干旱的六月,天风赋予了它以艳美。草色应遥看,花儿却是要近观的。我坐下来,俯望着它:它是丛生,一棵数茎绿梗,披覆着狭卵形绿叶挺脱向上,六七根茎干都顶着细管状萼筒,每茎顶端一齐绽出十几朵五瓣小花,伞聚一团,中心玫紫,渐渐放白,花中有花,团团如花冠。簇簇花冠舞弄摇曳,蜂儿缠绵其上……我没有见过这样奇异的花儿,坐拥其间,畅悦地欣赏着它那丛生丛放妖紫妖白的花片……在它丛簇的花萼绿叶茎梗里流动着的却是毒汁。当地人说:这花儿俗名“断肠草”,有大毒,用它熬了水倒进仇家的锅里,就会绝了仇家的性命。它在风中是多么的妩媚啊!它还可以入药,止疼,破积清血,治鼠疫蛊毒。我闲闲地欣赏着它。不必无端生是非,莽莽草原,该开什么花儿就开什么花儿,应着花令,应着季候,这旱天六月正是狼毒花盛放的时节,它是成片成片地开。狼毒花盛开的曼甸上,其它花草就会蔫萎。牲畜也不会去啃食那儿的草。

青草萋萋的坡谷里群马在悠闲地吃草。那儿没有狼毒花。不知何故,马群突然狂奔而来,我未及躲避,转瞬之间陷入马阵之中。我惊恐地镇定住自己,如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戳在那儿。群马在我四周飞奔,飞溅的蹄子,高昂的马头,啾啾的鼻息,猎猎鬃毛,掀起呼呼惊风,掠过我的眉睫、额际……我僵硬地呆立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只有等待。片刻之后,我被留给了空阔的盛放着狼

毒花的草地。导游为之出了一身冷汗。马们跑得很远,它们冲向另一个坡谷,又悠然地啃食起来。没有牧马人,马自有马的灵性。我不明白,它们为何突然狂奔?是要避开这片狼毒花,还是这些不速之客?

乘着越野车翻陵越谷,不同的景色在视野里跳跃,一坡的落叶松,一坡的白桦,一谷的沙棘……会有一棵树飒然兀立丘岗,自成风景;也会有三五棵树聚于半坡,别生景致……有树生长的地方就有水源。在一片湿地上,一棵白桦从根部蹿起八株枝干,齐刷刷挺立着,有一树成林之妙趣。低洼的湿谷里,落着成群的白蝴蝶,受到游人惊扰,忽地飞起,灿灿如风搅梨花……一切都是这样物竞天择地生长着。当然,还有战争留给草原的创伤,十二座连营遗迹和将军泡子。

莽莽草原,任何一个生命,任由你立在任何的一点,都可以以自我为中心,触角向四野无尽地蔓延。极目处,绵绵岭峦像版画一样冷静地张挂在蔚蓝的天幕上。次第而来的色调会慢慢亲近你的心性:藏青的丘陵,黛绿的森林,万顷的绿草,万千的花片……一一入了情怀,“青云衣兮白霓裳”,歌长风兮踏苍莽。生命与物象在天地之色中流动,草儿、花儿、蝶儿、树和马群……人立其中,一切都具有了意义。有一种绿浸染在了心绪里,有一种风萦绕在了意趣里,有一种静远沉潜在了心智里。草原的辽阔会让人心通智明,也会将一切放诞到虚无……

立在草原上,能写下什么呢,这浅浅的文字能容纳下草原的气魄吗? ⑦2

曾臻,南阳人,出版散文集《放牧性灵》,长篇小说《苍野无语》。散文《生命的暖色》入选《散文百家》十年精品选。

脸的穿越

有一个男人,大步走着,正在穿越一条看不见的竖线。一只脚在线的这边,一只脚在线的那边,突然,他停在那里了。不是脚步停下了,而是整个人被卡在那里了。他那张栩栩如生的胖脸,卡在那条看不见的线的两边,就像是一张照片穿插在玻璃丝线的中间。

两边的脸,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左边的脸,瞪着眼,面色铁青,

居高临下地表达着不满;而右边的脸,却像夏日的冰块,正在急剧地软塌塌地溶化,低垂的眼神里,浮现出满意的、亲善的目光。

不知道哪个表情才是他真实心情的流露。由于情况紧急,我已经顾不上细究这个;我关心的是,这张脸最终能否实现穿越。

我在那里等着。等了许久,等到的是一声撕裂地尖叫。

两个我

我站在一个地方,居高临下地往下看,看见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男人在地上走动。我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感到好奇,就很注意地看着,想看看那两个“我”在干什么。

其中一个“我”站在一块像蚌壳一样的石头上。那石头突然晃了一下,从一侧张开了一点,里头发出耀眼的光芒。我知道,这石头抱着一个太阳。这块石头,是眼前的这个“我”发现的。此时,“我”正在低头研究,如何把这石头里的能量弄出来;同时,这个“我”还在思考,把那些能量弄出来之后,用在什么地方:是照明呢,还是取暖?这个“我”,正为此忙得一塌糊涂。

另一个“我”在一所房子里坐着。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屋子里头有“我”和我爱人,还有我老家的一个朋友和他的老婆。下雨了,雨很大。我朋友的老婆突然起身要出去,她的意思是:不能再连累你们了。我知道,她是怕我管饭。我的朋友也跟着出去了。我的爱人赶紧去追他们。我朋友的老婆从“我”面前走过,“我”应该起身拦住她的,可是“我”没有动。看到她走进茫茫大雨之中,“我”感到不安,就穿着绒布拖鞋去追赶她和我朋友。

这是一条街道,又像是一个村庄。“我”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大雨如注,没有一个人。“我”突然意识到,没有带手机。要是有手机,“我”可以跟他们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可是“我”没有带手机。迎面来了一个女子,“我”想借她的手机用用,但不好意思张口,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女子从眼前走过去了。

正在焦急的时候,“我”来到一个院子里,有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个男孩站在那里。那个男孩估计不到十岁,但看上去有点苍老,他的脸上长着一个圆形肉瘤。突然,那个小孩朝“我”伸出双手,用自卑的语气说:“你看我的手,一个大一个小。”果然,他的左手只是右手的一半。“我”不好意思起来,觉得是看到了人家的隐私。“我”安慰他说:“没事儿,可以做手术,换一只手就行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想着那个男孩的手,还有我那走失的朋友夫妇,心情很沉重。

看到那两个“我”各自在操心着不同的事情,觉得自己多余,就走开了。走了几步,不放心,扭头看看,那两个“我”已经不见了。我站在那里,想不清自己是谁,心里雾蒙蒙的。⑦2

张鲜明,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诗歌学会会长。

《南都赋》顾问团

二月河 周同宾 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 弘 马新朝 赵大河 亦 农 李天岑 秦 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 刘正义